

霍克海默对实证主义的批判 及其存在论基础

陈蓓洁

[复旦大学, 上海 200433]

关键词: 纯粹经验; 纯粹主体; 纯粹表象; 人类活动; 异化

摘要: 霍克海默抓住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本质所进行的批判是切中要害并富有成效的, 他力图通过具有革命意义的“人类活动”来彻底实现对实证主义以及作为实证主义之本质的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但由于对关乎到问题本质的“人类活动”之内涵进行存在论的阐明没有进行到底, 故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再次落入形而上学的巨大阴影中便成为霍克海默无法摆脱的历史命运。

中图分类号: B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 7511 (2005) 06- 0030- 05

实证主义, 作为当代文化意识的最重要的表现形态, 一直被法兰克福学派视为现代性的主要辩护士, 威胁着革命的感性意识的最大敌人。从 20 世纪 30 年代起, 霍克海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实证主义进行全面的批判, 奠定了法兰克福学派实证主义批判的理论基调。

长期以来, 实证主义者都认为自己与形而上学是格格不入的。他们以“摒弃形而上学”为口号, 声称要通过实证自然科学的“经验”来克服思辨哲学的主观理性的虚妄。但霍克海默认为实证主义并没有达到对世界的真实理解, 它所自诩的通过排除主观性的影响而达到的“科学真理”——对既定事实的理性把握——是虚假的和抽象的, 从本质上说, 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乃一丘之貉。实证主义的抽象理性主义本质成为霍克海默批判的中心。

这一对实证主义的指控常常遭到实证

主义者的反驳, 难道为达到对科学真理的精确把握而尽力摒弃主观性在认识过程中的影响不正是对形而上学抽象理性主义的反叛吗? 为什么这一反叛偏又被认为是具有形而上学性质的呢?

众所周知, 经验主义是实证主义的首要原则, 即认为感觉经验是知识的惟一基础, 惟有在感觉经验中被给予的东西才是真实的。这一原则贯穿着整个哲学的历史, 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出现了。那么, 实证主义的经验原则与以往的经验主义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不同在实证主义自己看来就是, 它摆脱了以往经验主义的粗陋形态, 变得更加纯粹、精致, 或者说, 更加“科学”。亚里士多德传统中的“经验”概念本质上不同于实证主义的“经验”概念。古希腊的“经验”是对事物本身的悉心观察, 因此事物“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1](P163)]时至今日,

诗意的微笑早已芳踪难觅,“经验”变成了“纯粹经验”,即去掉一切感性因素的经验,变成了在冰冷的实验室里对客体对象的解剖。

为了获得经验的纯粹性,实证主义者把从认识过程中排除主观因素的干扰视为第一要务。在霍克海默看来,当代的逻辑经验主义是这一要务的真正完成者,因此,它才是实证主义的代表。在逻辑经验主义那里,感觉印象不再成为经验的标准,它已被表述印象的判断取而代之。科学完全舍弃了世界的感性内容,只跟记录观察的句子打交道。为了达到观察语句表述的科学性、客观性,逻辑经验主义彻底清除了一切认识过程中的主观因素,其清除的方式是将认识过程中所有的主观因素客体化,从而使它们“作为观察对象而不是作为构造因素和指导力量与科学发生关系”。^{[2](P140)}由于彻底剥夺了“理性”(霍克海默常以此词表示主体性,主观因素)在知识形成过程中的能动与批判的作用,“理性”的功能被降格为知性的形式安排,科学成了安排或重新安排事实的体系。霍克海默说,当实证主义的“自我成为既定事实的单纯记录,而不对这一事实做以反馈,那么它就浓缩为一个点”。^{[3](P213)}作为实证主义认识主体的这个“点”,显然不是现实中的人的真实存在,因此,它不是形而上学的一个抽象又能是什么?那么,这个“点”具有怎样的内在规定性呢?霍克海默在分析逻辑实证主义的实质时说,逻辑实证主义“通常一方面溯源于休谟,另一方面溯源于莱布尼茨。它把怀疑的经验主义与那种试图为了科学而舍弃丰富多彩性的理性逻辑结合起来。它所追求的知识理想是以数学形式表达出来的、从尽可能少的公理推出的普遍科学,是保证能对一切可能发生的事件进行计算的体系”。^{[2](P34)}由此可知,此“点”并非空无一物,它乃是一套以数学为基础的现代数理逻辑的规范体系。那么,就其本质而言,怎能不说它是理性

主义的纯粹主体呢?所以,正像马克思说的,实证主义虽然自命为是最彻底的形而上学的反对者,但是“为了在自己的领域内克服形而上学的那个敌视人的、毫无血肉的精神”,它不得不“抑制自己的情欲,当一个禁欲主义者。它变成理智的东西,同时以无情的彻底性来发展理智的一切结论”。^{[1](P164)}可见,实证主义在排除主观性因素的表象之下,又极为隐秘地建立起一个隐身的形而上学理性主义主体;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对此一建立并不自知。

在实证主义为获得纯粹经验而驱逐认识过程中的主观因素的同时,即将现实生活中的人抽象为理性主体的同时,世界必然被转变成现象,或曰纯粹表象。这一转变同样是实证主义之所以能够获得“纯粹经验”的前提。按照霍克海默,由于实证主义把感觉经验视为知识的惟一基础,因此,形而上学所追求的“实体”、“本性”皆因无法经验而成为神秘的、不可认知的东西被排除在科学研究之外。由此,实证科学宣称自己对于事物的本质是无能为力的,它关注的仅仅是现象,可见,实证科学的研究对象并非事物自身,而只是事物向我们显现的东西,即现象。而事物向我们显现的东西又是什么呢?第一代实证主义者对此的限定是简陋而成问题的。霍克海默说,“当孔德把实在等同于主观性材料和纯粹现象后,他在所有认为经验到超感觉东西的断言面前,事先和在根本上就使自己毫无办法了”,因此,这种主张“不仅不与‘神秘’相对立,而且还为它开辟道路”。^{[2](P38~39)}对此,逻辑实证主义做了进一步的规定和补充:事物向我们显现的东西必定可以被表达在判断中。而判断是具有普遍必然性的,也就是说是由许多人证明的事实,凡不可表达的东西或没有表达出来的东西都不可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事实如何能被表达成判断呢?“事实”与“判断”难道不是两个本质不同的东西吗?于是这里便显现出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个形

而上学的前提:“事实”与“判断”具有同构性。因此,那些能被表达在判断中的事实,即所谓的客观、纯粹、中立的“现象”,并非是事物自身向我们自行呈现的东西,而是以被实证主义的抽象理性主体事先“筹划”过了的东西为前提的。这一“筹划”并非无关紧要,它的全部重要性就在于它“必定成为对所寻求的自然知识而言的自然”,而这一被筹划出来的“自然”根据筹划主体的内在性质又必然成为“具有时空关系的质点的自成一体的运动联系”。^{[4](P88)}这种被“筹划”出来的自然无疑是形而上学化了的,与本来意义上的自然早已相去甚远,它顶多只是后者的一個面相。但是这个作为面相的自然却被视为确定无疑的自然之基本轮廓。由于这一基本轮廓已先行规定了事物之向我们的显现,所以实证主义也就顺理成章地给它所谓的“现象”冠以客观、纯粹、中立的美名,即“纯粹经验”;并也由此标榜自己超越形而上学的客观科学之性质。事实上,在这种筹划的境域中,所有的“现象”都成为实证主义的抽象主体对事物的表象,并且仅仅是表象;事物自身的自然涌现和开启必定是被视而不见的。表象又是什么?什么才能标识出这种表象关系的本质内涵?海德格尔的“世界图景”一说是切中要害的,表象仅仅是“世界的图景”,而非世界自身。因此,表象不是世界的“自行解蔽”,而是对世界的“把握和掌握”。^{[4](P98)}

由此可见,实证主义所孜孜以求的“纯粹经验”的获得需要两个条件:人把自身建立为纯粹主体和世界堕落为纯粹表象;并且,这也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世界之成为图景与人之成为主体是同一个过程。^{[4](P902)}这一过程表明了形而上学主客二分的神话学建制的成立;同时它也意味着人与自然的源初关联的无情切断,而随着这一切断,人与自然都不再成其为自身,由于彼此孤立地存在,它们日渐枯萎和凋零。

可以说,对世界的事先“筹划”和“把握”——这一形而上学的隐秘行为——建立了一个新的时代,并决定了这个时代的真理之本质。实证主义针对形而上学的偏蔽,要求把握具体事物,反对驰骛于抽象的概念之中,这本不错。但是由于它在反对形而上学的过程中忽视了对形而上学之存在论根基的考察,即根本没有意识到并反思那个对世界的事先筹划,因此它没有突破这一筹划的帷幕,并不自觉地以之为前提。在此前提下,实证主义的抽象理性主体企图获得对象的真实性必然是徒劳的,它所标榜的真实性只是对世界图景的把握。所以,无论如何言及弃绝形而上学,以这种筹划为背景的实证主义只能是抽象理性主义的隐蔽形式而已。所以,霍克海默指责实证主义以假定有一种“未被任何理论影响的直接的原初材料的真实存在”为前提,“实证主义和形而上学不过是贬低自然知识和假定抽象概念结构的同一个哲学的两个不同阶段”。^{[2](P37)}

霍克海默紧紧抓住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本质进行批判是切中要害并富有成果的。但是,对我们而言,判明这一批判本身所具有的存在论基础则是更为重要的事情。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知道这一批判究竟拓展出了怎样的一个领域,这个领域的性质和意义如何。

霍克海默反对实证主义以之为前提的基本架构——人类主体与自然客体的二元对峙,并把对主体与客体的非辩证分割看作时代苦难的本质根源。他知道意识和它的对象从来就不是两个相互分离的世界,任何把它们区分成为纯主体和纯客体的做法都是有害的。在这种主张中,他显示了自己反叛形而上学并试图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全部决心和努力。

然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霍克海默这样写到:“呈现给个人的、他必须接受和重视的世界,在其现有的和将来的形式下,都是整个社会活动的

产物。我们在周围知觉到的对象——城市、村庄、田野、树林，都带有人的产用的印迹。人不仅仅在穿着打扮、在外在形式和情感特征上是历史的产物，甚至人们看和听的方式也是与经过多少万年进化的社会生活过程分不开的。感官呈现给我们的事实通过两种方式成为社会的東西：通过被知觉对象的历史特性和通过知觉器官的历史特性。这两者都不仅仅是自然的東西；它们是由人类活动塑造的東西”；^{[2](P192)}“现存秩序也是社会生活过程的产物”。^{[2](P151)}显然，这里所要表达的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奠基于“人类活动”之上；换言之，“人类活动”或“社会活动”是具有存在论的基础地位和意义的，无论是感性的自然界还是社会和人类自身都是人类活动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便没有什么形而上学所声称的“纯粹主体”与“纯粹客体”的二元分离与二元对峙。

我们知道，马克思正是通过“感性活动”或“对象性活动”所具有的基础存在论的地位瓦解了现代形而上学的二元建制，从而决定性地超越了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以及作为传统形而上学之完成的黑格尔哲学。那么，霍克海默是否也同样通过他所赞誉的“人类活动”决定性地超越了实证主义以及作为实证主义之本质的传统形而上学呢？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霍克海默所重视的这种“活动”不是实证科学所崇尚的那种只知单纯地记录计算、归纳整理的知性活动，这种活动由于放弃了批判的要求一味地逢迎和顺从现实制度而一直成为霍克海默鄙视和批判的对象。同时，这种“活动”也不是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的自我的活动。虽然这两种对于活动的主张并非全然不同（其意图都在于通过“活动”统一“主体”与“客体”），但是他明确地指出：唯心主义把“活动”的本质理解为一个理智的过程是狭隘的，“仅仅在历史联系中探索自我的抽象原则是不够的”。^{[2](P154)}

在与上述两种活动作出区别之后，霍克海默必须在存在论的范围内阐明这一对自己的全部理论的性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活动”的本质内涵，才能本质地表明自己不同于并超越于整个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立场，从而也才能最终达到其批判形而上学的目的，并为“批判理论”——作为一门新型的“历史科学”——开辟出光明的前景。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重要的本质问题却被霍克海默有意或者无意地搁置了。

就对“人类活动”的一般认识而言，霍克海默较之于一般形而上学家是深刻的，其深刻之处在于他不仅看到了“人类活动”所具有的肯定的方面，也看到了“人类活动”的否定的方面；而一般形而上学家，即使黑格尔这样一位集大成者，往往只看到活动的积极方面，而没有看到消极的方面，所以马克思批评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们的立场上。……没有看到……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5](P320)}所谓肯定的方面就是指上面提到的感性的自然界、社会以及人类自身都是“人类活动”的结果，是人类活动的本质力量的自我确证。所谓否定的方面则是指人类活动同时又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对抗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正因为有了对“活动”的否定性的理解，霍克海默才没有把理论导向神秘主义方面，所有这些异化状态在他看来都“不是事物的永恒的或自然的状态。倒不如说，它们都是从特殊社会形式实践着的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的”。^{[2](P190)}

但是，由于对“人类活动”的历史决定性作用的定位缺失了存在论根基的支持，在面对异化的社会如何扬弃异化而重新占有被异化了的人类活动的本质力量这一“批判理论”最迫切的课题时，“人类活动”（被其超越了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的存在论结构决定着，它本应在此时大显身手）在霍克海默那里却立刻陷入缴械状态。按照

马克思, 当下的实践活动是具有自我批判倾向的(这一自我批判的倾向是以实践活动突破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之后而拓展出的新的地平线为存在论基础的), 理论的任务是去把握并表达这一倾向。因此, 对于“人类活动”的异化结果的扬弃也只能诉诸于这一活动自身具有的批判力量。马克思正是在此基础上说: “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 改造人的生活, 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 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 虽然自然科学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 但是它终“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 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5] (P307)} 这中间的转换(在霍克海默看来, 也许这种转变是不可思议的, 是神话

学) 靠的就是实践的自我批判的纬度, 因此马克思才会说“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5] (P294)} 而霍克海默由于没有把对“人类活动”的存在论基础的阐释进行到底, 他便不可能在这一最关根本的问题中获得更深的洞见, 从而使“人类活动”的自我批判的力量对他来说就成为超乎想象的事了。

这一生生不息的“人类活动”的存在论基础地位被架空, 使他根本无法理解他所褒扬的东西的全部历史意义。面对史无前例的野蛮、混乱的人类历史现状, 霍克海默不相信其自身会发生什么转机; 除了越来越浓重的黑暗, 哪里会有曙光的来临呢? 正因为如此, 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再次落入形而上学的巨大阴影中便成为霍克海默无法摆脱的历史命运。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恩格斯. 神圣家族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8.
- [2] 霍克海默. 批判理论 [M]. 李小兵, 等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9.
- [3] 霍克海默·阿多诺. 启蒙辩证法 [M]. 上海: 上海人

民出版社, 2003.

- [4]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 [M]. 孙周兴选编.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6.
-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